

现孤身在加拿大的“宝钗”想要个孩子

6



欧阳奋强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友情推荐

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承载了成千上万的中国电视观众的记忆,也承载了上百个演职人员对那段青春岁月的斑斓记忆。本书以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的自述,回顾、还原了《红楼梦》这部中国电视剧史上的经典之作的拍摄全过程。

[上期回顾]

演贾琏的高亮原来是舞蹈演员,他觉得自己长得很正,不想演纨绔子弟,后来还是导演做通了他的思想工作。高亮演不来贾琏那种色眯眯的眼神,后来,他发现,人在很饥饿的时候看到食物的眼神与好色之徒的眼神很像。在拍和多姑娘的那段戏时,为了演出色的眼神,高亮硬是饿了一天。

人物纪实

王贵娥和夏明辉到成都选演员的时候,张莉是和邓婕还有其他女孩一起去的,她坐在那里半天不说一句话,木呆呆的样子和有些发愣的表情,他们就让她试试二木头迎春。录像的头天晚上,她告诉王贵娥和夏明辉,第二天一大早要练功,七点半赶到录像地点。这把手贵娥和夏明辉为难住了,毕竟他们选中了她,不舍得放弃。

后来王导同意张莉和邓婕进组后,王贵娥和夏明辉又马上赶到成都,与她 and 邓婕签合同。夏明辉去了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团长就问夏明辉是怎样看上张莉的,夏明辉支吾着说在看演出的时候。军人的警惕性是很高的,团长就问夏明辉:“她跳舞的时候是排在第几个的?”坐在旁边的张莉赶紧从桌下伸出两个手指,夏明辉看见了,从容不迫地说:“第二个!”张莉仍然微笑着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看着别处,听着团长和夏明辉的谈话。

团长还是有疑虑,问张莉:“你认识这位老师吗?”张莉面不改色,心不跳,说:“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她,怎么会认识呢?”团长的疑虑打消了,同意签订合同,张莉成为第一批“红楼”学员班的进组演员,进组之后让她试紫鹃的戏。

后来,当导演组宣布张莉演宝钗的时候,剧组很多人不敢相信,连张莉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可以从丫鬟的位置被提拔到小姐的“宝座”上来。后来我听说选角签合同这件事情之后,真的佩服张莉的镇静和机智,这个镇静就像宝钗无意间听到了小红和坠儿的情悄悄话

后,从容说自己是来找林姑娘的一样的。

在我们那群拍《红楼梦》的年轻演员里面,只有张莉是来自部队的现役军人。那时穿上军装的女孩子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她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当兵的女孩子,应该说,可以当兵的人都很优秀,又是文艺兵,那就更让人羡慕了。军人和老百姓不同的是,他们讲究共性,就是团队精神,待人接物要四平八稳,要形成一个整体,不能突出个人,张莉把自己的个性也就不自觉地隐藏了起来。

从《红楼梦》诞生以来,就有“拥薛派”和“拥林派”。我那时是文艺青年,当然毫无疑问是“拥林派”。本人不喜欢宝钗,在戏里可以借着演戏找到出口;而张莉的共性和我的个性也形成了冲突,所以我时不时地刺激她,不和她走近。

比如,有场宝钗劝宝玉好好读书的戏,我对宝钗的反感达到了真情流露。借着宝玉的口说:“你也这样说,以后就不要来来了!”这是宝玉的台词,也是我自己心底的潜台词。还有,当宝玉和金钏玩,导致王夫人把金钏赶了出去,金钏跳井自杀。宝钗闻讯后去看王夫人,王夫人假惺惺地要厚葬金钏,要做新衣服给金钏,可时间又来不及。宝钗就投其所好地说,她有新衣服可以给金钏穿,她不计较这些。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宝钗的城府和心计。

还有一些男人说“娶妾当如薛宝钗”,宝钗美貌、端庄、多才,是一般男人最喜欢的“贤妻”。如果你是一个富贵家庭的主人,她可以尊重你的地位,陪伴你享受,她能把这一家老

少尊卑的各种人都处理得和睦得体。如果你是一个中产以下的男人,她会维持和打理好你合理的生活,甚至会帮你度过窘境,减少你的烦恼。如果你是一个吟诗作画的男人,她可以满足你的风雅。不合礼法的行动,不近人情的说话,或是随便和人吵嘴恼气的事情,在宝钗身上是不会有。张莉和宝钗有些接近,长得也不错,性格又好,毫无例外她也很招男性喜欢。可她都拒绝了!这无意之中符合了宝钗是个“冷美人”的特点。

张莉出国后,1992年在北京方庄买了房子,不时会和晓旭他们见面。我偶尔能从晓旭那里得到她的一些消息。晓旭后来自己开广告公司,听说还准备和张莉合作的,但因为张莉是在房地产投资的,不是很懂广告,所以婉言谢绝了。

2003年《艺术人生》“红楼二十年再聚首”节目录制张莉没有到场,看到她寄来的一段录像。这是拍完《红楼梦》之后二十年第一次见到张莉的样子,又是一个感觉:陌生!还有那个录像拍得很糟糕:因为机位不对,张莉的眼睛看着别处,挺别扭的;说话还是那么慢吞吞的,觉得和画面不同步。

张莉说:当时出国之后,确实遇到一些困难,主要是语言上面的,还有一个就是不知道自己究竟干什么合适。偶然的会我买到一个低于市场价格的公寓,很快有人用市场价格买去了,赚了一点钱。从此就开始学习投资房产。

我看过一本书,是一个韩国人写的,书里面说在他生意失败后,曾经去市场卖煎蛋为

生。看了这本书,我震动很大,对我家人和朋友说:“如果我失败了,你们可能看到我卖煎蛋,但不会看到我哭,更不可能看到我随便嫁人,被什么人包养。”那些谣言,还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我听了又好气又好笑,我在部队呆过,所受的教育都不可能让我接受被人包养的事情发生。

也是一个朋友告诉我《艺术人生》中播出我的录像,引来了一些猜想。我就上网,到央视的网站一看,大惊:“OMG,怎么是这样的?!”拍那段录像的时候,我正在开会,他们第二天就要把录像带回国内。时间很紧张,所以我就抓住一个朋友给我拍。那个朋友很业余,担心拍不好。我说:“只要我在画面里面就可以了!”真的没有想到出来是这个效果。

在看“再聚首”这期节目的时候,他们相聚的时候流泪,我看着也在电脑跟前流泪,很后悔没有回国参加这次这么有意义的聚会,非常后悔。所以当晓旭去世后,伙伴们要召开追思会,我立马就飞了回去,不能让自己再后悔。

我和晓旭在拍完《红楼梦》后,还一起拍了电视连续剧《家春秋》,和晓旭一起拍戏的时间,我们是最长的。晓旭比较风趣和爱笑,每次我们要外出,她都要打扮半天。我这个慢性子的都会说:“你还要臭美到什么时候啊!”直到晓旭觉得自己漂亮了,才会和我一起出去。那样的时光再也不会再有。只能放在记忆里面,时不时像看电影一样在脑子里面想起晓旭的样子。

陈洪海说:追思会上我遇

见张莉,她还是叫我哥。在追思会后,我们坐到一起想起拍《红楼梦》的那三年,想起晓旭,也说起晓旭,无不感叹。在张莉身上,我看到了她的成熟和沧桑。她自己一个人外出打拼,肯定不容易。我也在商场上摸爬滚打十几年,知道做生意的艰辛和不容易。我也和张莉一样,不太联系其他人,所以一和欧阳联系,他就说我神秘,问我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只是不想让朋友担心和闹心,对朋友只是报喜不报忧。我想,张莉可能也和我一样吧!

在她要回加拿大的时候,和几个朋友在一起聊天,当有朋友准备收养一个孩子的時候,我看见张莉睁大了眼睛,仔细听着,一下感觉那个宝钗又回来了!

虽然我们相处得像兄妹,但毕竟不是有血缘的兄妹,只知道她还是一个,也很喜欢孩子,也不好打什么。但从她那个专心的表情看得出来,她是很希望自己有孩子的。

我是从山东临沂赶到北京的,追思会的气氛很凝重,有人悄悄告诉我:“张莉也回来了!”张莉的这一举动,是我认识她之后第一次看见她动真情。见到她,又是另外一个感觉:“她和我一样长胖了!”因为是追思会,我们不可能像老友相聚一样兴高采烈,几乎没有说话。开完追思会,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回外地。张莉打电话给我,说要请我吃饭。我说:“那你到山东来吧!”她还是一句:“欧阳,你还是没变!”

怎么没变呢?我们都已经步入中年,看到她,只会为过去的成熟而抱歉;张莉也变了,她知道怎么流露自己的真情实感了!

白婷的吻彻底打消了韩洁解释的欲望

13



曹洁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美女加才女的韩洁患有心脏病,为了解姐姐的死因只身来到深圳。吴宏家境贫寒,他有操盘天分,笃信君子爱财,当取之有道。这样的两个人相遇,爱得深沉热烈,而另一个叫白婷的女人却把他们的爱情搅乱了。韩洁选择跳楼了断自己。失去了韩洁的吴宏悲伤不已,但他注定要继续纠缠在沉浮不定的期货市场和爱他的白婷之间。

[上期回顾]

韩洁无意中看到白婷挽着吴宏的胳膊,她一阵心痛。就在这时,白淑华找到了她。白淑华告诉韩洁,韩冰是个不光彩的第三者,她还警告韩冰远离吴宏。受不了刺激的韩洁当场心脏病发作,幸好被随后赶到的吴宏看到。韩洁醒后,吴宏承诺,他会爱她一生一世。

都市情感

韩洁终于可以出院了,吴宏悬着的心暂时可以着陆了,陈大夫说就她的病情来看有些疑问还需要专家会诊,建议她一个月来医院检查一次,还建议她在家静心修养,并对一旁的吴宏再三嘱咐!千万不要让她精神上受到什么打击!

也许是爱情的力量,韩洁的身体恢复得特别快。吴宏经常会给家里打电话,他对母亲说自己找到了自己这一生很爱很爱的女人。每当此时他的下巴就会在她的头顶上轻轻摩挲,韩洁则把耳朵贴在他的胸口上,认真地数着彼此的心跳,他们四目相对时,彼此都能深深体会到爱的美好!

这段时间,由于担心韩洁的身体,吴宏没有花很多心思在交易上,因此投资一直不顺,他自己的账户资金已经所剩无几,他需要找新的融资途径。杨光明让他下周去一趟佛山,帮他谈一笔200万的资金!

尽管吴宏心里已是千头万绪,但他在韩洁面前从来没有流露出自己的苦闷和心烦,男人是应该经历风雨的,男人的肩膀不仅要承受女人的依靠,还要可以迎接任何条件下的洗礼。家,不是让你泄气的地方,家是需要用爱来温暖的港湾。吴宏和韩洁两个人都在互相体谅着对方,无形的爱更加暖心。

吴宏看看时间也不早了,便准备出门。“我走了,等我回来,累了可以睡一会儿,有事打我电话!”吴宏按了一下韩洁的鼻子,笑着说,然后,轻轻地吻着韩洁的脸蛋,清新的体味在瞬间扑进鼻腔,那是幸福的感觉,让吴宏永远都割舍不

下。韩洁点点头,倚着门,还是有些恋恋不舍。

“保证,很快还你一个完整的我。”吴宏摸摸韩洁的头,她头发有些湿润,飘着洗发水的香味,没有施胭脂的脸蛋,像娃娃一样清纯,微翘的睫毛,不用说话就可以撩抚心底的清泉。

韩洁打开电视机,主持人是一个很健谈的人,年纪在40岁上下,聊着自己的孩子和家庭,其实这就是生活,很简单的轨迹,很多人却要用复杂的方式来定义,所以这些人才总会说“累”,累到最后或许就剩“泪”了。下午2点,韩洁似乎在梦中听到有人在呼唤,她突然醒来,电视机里还在播放着节目,韩洁起身时,遥控器落在地板上,此时停顿了几秒的门外继续传来了叩门声:“有人吗?”

韩洁起身下床打开房门。“林大哥!”韩洁一阵惊喜。林峰笑了笑,嗔怒地对韩洁说:“你可让我好找啊!”“是吗,对了,你怎么知道这儿的?”韩洁让林峰进屋。“我先打你手机,而你却关机了,后来我打了吴宏的电话,也是关机,之后想到了何平,是他告诉我你在吴宏这里,你回来都不和我说一声啊!”

“哦,我最近身体有点不舒服,所以……”林峰看着韩洁,她的语气很平静,看不出有什么事情,但在林峰眼里,韩洁却是有心事的。这是一种直觉。“哦?那现在身体好了吗?”“好了,你看我现在真的很好!呵呵!”韩洁沏上了一杯绿茶给林峰,那嫩而青绿的茶尖,泡在滚烫的水里,一点一

点点舒展开肢体,沉淀在杯底,把一杯白水渲染得黄绿而晶莹,把房间里也散满了茶的清香。

林峰品了一口韩洁泡的茶,又点燃了一支香烟,立刻做出了陶醉状,他说:“这一回,秦雄很难翻身了,你该过一下自己想过的生活了!”韩洁看着林峰,苦笑道:“可是你现在损失也很惨重啊!海南那边的资金至今都追不回来!”

林峰淡然一笑:“钱没有就没有吧,重要的是秦雄得到了应有的报应!”“其实,”韩洁犹豫着终于还是说出了口:“其实姐姐的事,不仅仅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韩洁把和白淑华的谈话转述给林峰。林峰听后,表情十分震惊,他放下茶杯,把烟头狠狠地按在烟灰缸里,吐出一团烟雾,说:“我去找白淑华,她怎么说可以这样对待韩冰。”“算了!”韩洁立刻拦住他,她担心林峰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再发生些什么事情。

宏雅期货的交易大厅里,吴宏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正待打火时,一只已经点燃的火机凑到他面前,他抬眼一看,是白婷。她的头发有点乱,衣服上的扣子都是敞开的,瑟瑟发抖的身体,在脆弱地抵御秋风,她眼神中落寞和一种不知名的力量在燃烧,让吴宏看得有些寒冷。她轻轻靠在吴宏身边,一股浓郁的酒气在周遭散发开来!还没等吴宏开口,白婷就摇晃着说:“你为什么手机关机啊?你怕我给你打电话被你知道吗?”吴宏扶正她说:“你醉了,你胡说什么呢?我怕什么啊?”

“呵呵!”白婷冷笑两声。“吴宏,你太过分了,你知道吗?我们认识这么久,虽然这段时间我们常常在一起,但我却很少能感觉到你对我有一些爱意,之前我自己欺骗自己,总是感觉你热爱事业,不是儿女情长的人,现在看来根本不是了,你为了她连我都不理了!你太过分了。”

无情的冷风吹过来,把她的话吹得微微发抖变调。吴宏不知道该和她说什么好,他手足无措地看着已经泪流满面的白婷。白婷擦干眼泪,转用一种幸灾乐祸的口气说:“可是这个世界就是很好笑,你所爱的人不过是为了报复我们家所以才爱上你的!她和她姐姐的丫头林峰关系暧昧!你和我一样傻!”

“你说什么?”吴宏震惊地回问道。“不相信吗?不相信去你家,问问你心爱的女人啊!”白婷挑衅地说!

丰田车在滨江路上疾驶而过。吴宏对自己说不问韩洁的事情,但是他的脑海里却如同过电影般反复重复着过去多次林峰和韩洁在一起的表情和神态,他一直没有问他们是什么关系,他一直心存疑虑。这两个月,他的时间已经被幸福填满了,他来不及想来不及问这些事,可是今天当白婷这么说的時候他有点困惑了,他最终还是让白婷上了他的车,他还是不坚定地敲开了自己的家门。

韩洁打开房门,屋里的林峰站起身,韩洁正想开口说话,就见眼前飞来一只雪白的巴掌,然后“砰”的一声在韩洁脸上开了花,那一瞬间,韩洁只觉

得耳边嗡嗡响。韩洁想这一巴掌肯定打着她的神经了。

“你和你姐姐真是不要脸,勾引别人的男人!还舍不得身边的男人!”白婷的声音开始颤抖,带了哭腔,她的一巴掌像是突然爆发的一场风暴,让每个人都措手不及。

韩洁呆呆地看着面前眼神如针般灼人的吴宏。吴宏的嘴巴张了张,眼睛里那愤怒的火焰慢慢熄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绝望的灰暗。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韩洁回过头来看林峰。林峰已经上前一把拉开了白婷,说:白婷你疯了,你乱说什么。

白婷说:我说错了什么,我父母一起风雨十几年,是什么样的数字,是什么样的感情,却被她姐姐拆散,你是我的学长,却也帮着狐狸精一起谋算我们家的财产!现在还想夺走我心爱的女人……我爱吴宏,胜过自己的生命……可她呢?她是真的爱吴宏吗?吴宏最需要她的时候她在哪里呢?现在她看到我和吴宏在一起了,所以又假装生病从我身边硬生生地把他夺走……今天吴宏离开她一会儿,她就和你这个男人纠缠在一起!

韩洁被白婷说得有些发蒙,木然地看吴宏,他抱着头,一声不吭。林峰拉住了白婷扇韩洁的手。却阻止不了白婷一回头死死地吻了吴宏的嘴唇,吴宏仍然没有挣扎,任白婷径自吻了下去。

为什么不挣扎,韩洁的心脏开始作痛。一下,又一下,像濒死的眼一样。她忘记挣扎,站在原地。眼泪结结实实地铺了一脸。她迫切地想对吴宏解释的念头在一瞬间消失了。